



Research Article

汉字文化圈内变体系统简述

徐志成

胡志明市工商大学, 越南

通讯作者: 徐志成 – 电子邮箱: thanhtc@huit.edu.vn

投稿日: 2026.04.13; 修订日期: 2026.05.08; 录用日期: 2026.05.20

摘要

本文通过对有关文献的综述, 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汉字文化圈内的变体类型与体系。本文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几点: (1) 汉字文化圈内的变体, 不管是中国境内的民族文字还是其他国家的借用文字, 都离不开原始汉字的影响; (2) 作为汉字文化的载体, 汉字对当地的语言文字产生了深远影响; (3) 各民族尽管借用了汉字, 但仍能根据自身语言特点和文化背景, 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字体系。

关键词: 汉源字; 自创字; 汉字变体

1. 引言

汉字自商代就开始从中原向外传播, 不仅传遍华夏地区, 而且在境外诸多古国都留下了烙印。考古证据表明, 商朝统治及影响所及的广大地区基本使用同一种文字; 由此可推断, 汉字作为体系化文字的向外扩散始于商代。

汉字以中原为中心向四方辐射, 其传播范围不仅覆盖中国境内, 更远及域外诸多国家与地区, 北面传向匈奴、西夏, 东北传向高句丽、渤海、契丹、女真, 东面传向朝鲜、日本, 西南面传向巴蜀, 南向吴楚、闽越、岭南, 等等。¹

关于汉字文化圈内变体发展的代表性研究有何九盈、胡双宝、张猛 (He et al., 1995)、赵明丽、黄国营 (Zhao & Huang, 2000)、胡双宝 (Hu, 2001)、王峰 (Wang, 2003)、陆锡兴 (Lu, 2018) 等。纵观而论, 前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介绍汉字文化圈的总体特点以及汉字对他国文字的影响, 尤其是汉字在整个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然而, 前人的观点仍有待深入讨论, 尤其对汉字文化圈内变体发展系统轨迹中的各种变体性质、类型和体系仍缺乏充分的描述和概括。本文的核心思想在于

Cite this article as: Tu, C. T. (2026). A review of the variant systems within the sinosphere. *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Journal of Science*, 23(SI2), 1320-1327. [https://doi.org/10.54607/hcmue.js.23.SI2.5570\(2026\)](https://doi.org/10.54607/hcmue.js.23.SI2.5570(2026))

1 详见陆锡兴 (2018)。

说明两点：一是，汉字的变体均可从汉源字与自创字的这两类进行分类与描绘；二是，字形应当是描写汉字变体的基础，以此为出发点，更易于纵观汉字变体的面貌。

2.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文献综述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汉字文化圈内变体现象进行概述，拟在说明汉字体系在不同语言环境中的适应性转化。

本文将汉字文化圈内变体系统地划分为“汉源字”与“自创字”两大基本类型。其中，汉源字侧重于直接借用字形记录本族语言，包含借形、音读、训读等子类。自创字则参照汉字结构原理，通过派生或合体演化出新的文字符号。

文中对汉字变体的归类与分析仅限于对变体的字形的考虑，尤其是各类变体历史上借用的汉源性质，至于各变体在类型学意义上的其他相关问题，将另文讨论。

3. 汉字文化圈内变体的变体简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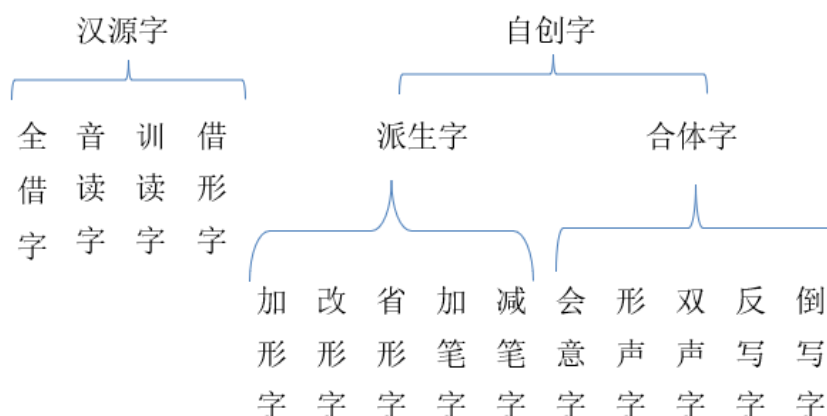
3.1. 变体类型

从形成方式上看，若不算上象形字、指事字等带有图画性质的字，汉字的域外变体，不外乎汉源字和自创字两大类。

汉源字（即假借汉字）指直接借用汉字字形记录本族语言的文字；依据所借字素的不同，可进一步细分为全借字、借形字、音读字和训读字。

自创字，指参照汉字的结构原理自创符合本民族语言的文字。这类字在各地的文字发展的中后期才出现。总体上看，各地自创字总体可分为派生字和合体字两类。派生字指在汉字整字的基础上通过加减笔画、部件造出来的新字。纵观中国境内外的派生字，从造字方式上看，大致可分为加形字、改形字、省形字、加笔字和减笔字几类。合体字指两个整字合并而成的字，包括遵循“六书”原理的会意字和形声字，也包括双声字、反写字和倒写字。

汉源字与自创字的下位分类体系见如下图：



3.2. 中国境内的汉字变体

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文字因文化渊源相近，具有不少共性。然而，由于这些民族语言毕竟归属不同的语系与语族，形态上依然存在着类型学意义上的差异。中国境内文字通常分南北方系文字两个大字系。

3.2.1. 南方系文字

已知的有中国境内的壮字、白文、布依文、苗文、瑶文、哈尼文、水书等几种。从文字的创制方式与性质两个方面来看，南方系文字除了壮字和水字还保存着少数原始象形字和指事字，其他文字基本上只有汉源字与自创字两类。下面分别以壮字和白文为例²：

表1. 壮字字例

字类	象形字	汉源字				自创字 合体字		
		全借字	训读字	音读字	借形字	会意字	形声字	双声字
壮字	𠂔	京	雨	古	兰	𠂔	𠂔	𠂔
字音	tuŋ	kəŋ	pho:n	ku	yo	kvn	lau	fa:ŋ
字义	拐杖	京都	雨	也	知道	上	我们	鬼

表2. 白字字例

字类	汉源字				自创字			
	音读字	训读字	借形字	加形字	派生字		合体字	
					加笔字	减笔字	会意字	形声字
白字	汝	六	丘	𠂔	我	𠂔	𠂔	𠂔
字音	zy	fy	xu	ŋa	ŋo	teia	tso	tey
字义	用	六	里面	我们	我	这样	上	嘴

2

南方系文字除了上述几类，还有瑶文、布依文、哈尼文等。这些文字由于其形成和发展都不太典型，此不做介绍。

3.2.2. 北方系文字

相较于南方系文字，北方系文字在符号构成上呈现出显著差异，即以自创字为主，汉源字仅占小部分。北方系文字主要包括契丹字、女真字和西夏文，但三者对汉字的借用层次则有所不同。

契丹字，是记录契丹语的文字。契丹族在建国初期前后分别创造了两套文字系统，即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分汉源字和自创字。汉源字主要是训读字，多数是常用字，如“一、二、三、四、东、西、南、北、住、工、高”等。自创字则比较丰富，不仅类型多样，创制手法也很复杂，大体上有增笔字、减笔字、改形字、省形字几类。例如：

	增笔字	减笔字	改形字	省形字
契丹大字	𐰚𐰝	𐰚𐰝	𐰚𐰝	𐰚𐰝
字义	兄 又	刊 奈	未 火	君 申

由于契丹大字作为表意文字难以精准记录属于黏着语的契丹语，因此催生了向表音化演变的契丹小字。契丹小字从字形上看，还是方块字，但其本质则是表音的，性质上也类似字母字。契丹大字在小字化的过程中，基本上已经放弃了汉字原有的表意功能，并朝向表音的方向发展，这也导致记录契丹语的方块字出现多个字挤在一个方框里。例如，义为“嫁”的字，字形为“𐰚𐰝𐰚”，是一个多音节的字，其中的“𐰚”读[ul]，“𐰝”读[nie]，“𐰚”读[an]，整个字读音大概是[ul-nie-an]。

总起来说，契丹字脱胎于汉字，对汉字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改造的一面。契丹小字虽与大字一脉相承并保留方块轮廓，但其作为后期发展的表音文字，已本质上远离了汉字原貌。

女真字，又称女真文，是记录女真语的文字。女真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女真族在建国前无自创文字，主要借用汉字与契丹字。女真字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两点：（1）通过对汉字、契丹字或早期女真字进行增减笔画及改形来创制新字；（2）字形总体近似契丹大字，且以自创字为主体，汉源字仅占少数。

自创字，有的是在汉字的原字形上进行笔画增减或者改形。例如：

	增笔字	减笔字	改形字
女真字	𐰚	𐰚	𐰚
字音	inəŋgi	fan	təŋgu

有的是契丹假借字。例如：

契丹字		
女真字	𐰚	𐰚
读音	tə	kun

有的则是在契丹字的字形基础上进行笔画增减或者改形。例如（括号里为契丹原字形）：

	增笔字	减笔字	改形字
女真字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𐰚)
读音	tʃu	abuxu	anʃo
字义	子	天	十一

在已制成的女真字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增减笔画、改形，从而创制新女真字。例如（括号里为现成女真字）：

	增笔字	改形字
新女真字	𐰚 (𐰚)	𐰚 (𐰚)
读音	tomo (mə)	gi (gi)

总体上看，女真字保留汉源字的成分还是比较少的，由于借用契丹字的成分比较多，比起其他文字，离汉字的原貌显得更远、偏离更为彻底。关于女真大小字的争议，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女真字的功能的认识，即是表音、表意还是两者兼备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女真大字初期早于小字，在女真小字普遍的时代，其实是大字与小字是并存的。两者共同记录女真语的符号，完全可以视为一种文字的不同类别，其分类的标准当然以字形为据。

西夏字，又称西夏文，是记录党项民族西夏语的文字。西夏字借用汉字字形元素，属于汉字系方块文字。但与南方系文字不同，西夏字系统里未见汉源字，绝大多数为自创字，而且其构字材料也只有汉字的笔画。西夏字的创制模式主要包括会意字、形声字和双声字。例如：

	会意字	形声字	双声字
西夏字	𐰚	𐰚	𐰚
字义	择	爬	商议

会意与形声是西夏字最主要的两种构字法，与汉字造字法关系密切。此外，西夏字在佛经翻译过程中亦受梵语（尤为长元音）的影响。例如：

西夏字	𐰚	𐰚
读音	阿长乎	依长引

3.3. 其他国家文字

中国周边国家在借用汉字的基础上，也结合本民族语言创制了本土文字，如越南的喃字与日本的假名。

3.3.1. 喃字

喃字是历史上用于记录京族语言的文字。从结构性质的角度来看，喃字可以分成汉源字和自创字两大类。³

汉源喃字，基本按照京族语的读法，字义方面有的仍保留原字义。例如：

喃字	歲	飛	父	納	煩	龍
读音 ⁴	tué	phi	phụ	nap	phiền	long
字义	岁	飞	父亲	纳	烦	龙

有的字义则非本义。例如：

喃字	别	固	每	女	辰	坤
读音	biét	có	mọi	nữa	thì	khó
字义	知道	有	所有	再	就	难

自创喃字，根据其创制方式，又可以分成派生字和合体字两类。前者多通过增加‘口’字旁或“𠂔”、“𠂔”等特殊记号以区别字音；后者则多为形声字，且常采用自造部件作为意符。例如：

喃字	吧	朗	𩚑	𩚑	𩚑	𩚑
读音	và	lăng	cá	gái	bép	vuông
字义	和	安静	鱼	女的	厨房	方

3.3.2. 日文

日文里的汉源字一般分音读字和训读字。由于这类字借用的时间相当早，而且主要借自古代汉语各种方言，其字音不一定与现代汉语的情况一致。例如：

字形	客	吸	目	人	藏
字音 ⁵	kyaku ⁶	si	me	džin	to
字义	客人	吸	眼睛	人	冷藏库

日文的训读字数量相当大。例如：

字形	月	山	雨	木	猫
字音	tsuki	yama	ame	ki	neko
字义	月	山	雨	树	猫

平假名与片假名统称为假名字，是使用汉字笔画和部件创制的表音文字，代表日语的音节。性质上，假名字和字母字很相似。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基本区别在于其形体和功能。平假名类似草体字，形体上比较圆滑，多用语日常书写和印刷，日本

3关于喃字的性质和类别，目前仍有不少争论。文中的喃字例字仅助于本文综述性的说明。

4 本节喃字注音采用当前越南语国语字拼写方案，下同。

5 日文的读音古今也不尽相同。这里只介绍现代日本语的读法，下同。

6 文中对各类文字的标音形式源自各类教科书，而非音位、音素的标音法。

语的词尾、纯日语词汇和一些难写的词汇一般都用平假名。片假名则是行草兼备的字体，形体上比较棱角，主要用于书写外来词、拟声拟态词、人名、地名和专业术语。日语中一个音节可能对应汉源字、平假名和片假名三种写法。从创制方式的角度来看，假名字其实都是汉字的省形字。例如：

汉语词	假借汉字	平假名	片假名	读音
你	你	あなた	アナタ	anata
忙	忙	おふびーく	オフピーク	ohupi-ku

日本语的自创字也有会意字、形声字、增笔字和改形字的，但数量并不多。例如：

	会意字	形声字	增笔字	改形字
字形	畑	鋌	歩	遅
字音	hata	bjo:	aru	oso
字义	旱地	图钉	走	晚、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日文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字，既有纯粹的表音字母，又有表意性的文字符号。日文与其他方块字有许多共性，仍然能分出汉源字和自创字，自创字也有会意字、形声字、增笔字和改形字，日文早期汉源字居多。不同的是，日文自创字则以简笔字为主，派生出两套表音节的假名字。假名的形成与发展，是适应记录黏着语类型日语之客观需求的必然结果。

4. 结语与余论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在各民族文字中，除汉字、东巴文、彝文等独立创制以外，大多数民族文字都是在借用其他民族文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这些文字的存废演变，既受制于其记录语言能力的内部局限，也受到各国历史发展与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

南方系文字多保留象形与表意性质；而记录黏着语的北方系文字（如契丹小字）及周边国家文字（如日文假名、朝鲜谚文），则难以精准适配汉字的表意特性，从而在本质上远离了汉字原貌，发生了向表音化演变的文字类型学转变。

总体而言，汉字文化圈内变体受地理空间距离与本土语言类型差异的双重影响，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本土化改造痕迹；与中原距离越远、语言形态差异越大的地区，其文字偏离汉字原貌的程度越深。

❖ **Conflict of Interest:** Author hav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to declare

REFERENCES

- He, J. Y. (2000). *汉字文化学*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ology]. Liaon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He, J. Y., Hu, S. B., & Zhang, M. (1995). *中国汉字文化大观* [A Grand View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Hu, S. B. (2001). *汉语汉字汉文化* [Chinese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hinese Cultur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Lu, X. X. (2018). *汉字传播史* [History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ommercial Press.
- Wang, F. (2003). *从汉字到汉字系文字——汉字文化圈文字研究* [From Chinese Characters to Chinese Character System Writing: A Study of Writing Systems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al Circle]. Nationalities Publishing House.
- Wang, J. H. (2006). *汉字文化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ology]. Xuelin Publishing House.
- Zhao, M. L., & Huang, G. Y. (2000). *汉字的应用与传播* [The Appli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inolingua.
-

A REVIEW OF THE VARIANT SYSTEMS WITHIN THE SINOSPHERE

Tu Chi Thanh*Ho Chi Minh City University of Industry and Trade, Vietnam**Corresponding author: Tu Chi Thanh – Email: thanhtc@huit.edu.vn**Received: April 13, 2026; Revised: May 08, 2026; Accepted: May 20, 2026*

ABSTRACT

Drawing on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typology and variant syste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extraterritorial contexts. The core perspectives of this study can be outlined as follows: (1)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whether adapted into scripts for ethnic minorities or adopted by other countries—remains profoundly shaped by the original Chinese character typology. (2) As an embodi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the writing system intrinsically and deeply influences the cultural and linguistic spheres of the local people. (3) While these groups borrow Chinese characters, such appropriation is an assimilative process that accommodates native ethnolinguistic and cultural traits, ultimately engendering localized scripts with distinct identities.

Keywords: Han-derived characters; indigenous characters; variants of Chinese characters